

胡適的日記

上

二十八、一。(三)

不時，到江口，船尚未動。到五陽館之同行，石剛之出城，同到一小飯館吃早飯，直至十點半，始有船開船頭。上船後，乃剛到去。船上邊談元澤，談良久。元是說他少年以學文章的歷史，甚有趣。他上以成時，作詩以文冊，甚有如詩。以又作八股，極工。天賦自然，古來作八股的，人無能比。八股工於一途，反不能。以又以古文，以學古文，之詩，作詩。元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但他的玩世態度極深，倒不免有些。

胡適的日記

上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75

中華書局

1985年·北京

胡適的日記

下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中華書局

1985年·北京

限 國 內 發 行

胡 適 的 日 記

(全二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9 5/8 印張·443 千字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3,8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284 定價：2.85 元

編 輯 說 明

一、本書所收胡適的日記，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 一九一〇年陰曆新正前後日記：胡適自題《藏暉室日記》，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訖庚戌二月十三日（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係自訂毛邊紙本，封面有《藏暉室日記 己酉第五冊、庚戌第一冊合本》題簽。
2.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記：胡適自題《胡適的日記》。一九二一年分五冊，起四月二十七日，訖十一月十四日；一九二二年分六冊，起二月四日，訖十一月二十三日，均略有殘缺。這一部分日記係用散頁稿紙所記，并分年硬面精裝，彙訂成兩厚冊。
3. 一九三七年日記：(1)一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係用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國民日記》所記，目錄頁印有“但開風氣不爲師”陽文篆印一方；(2)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日，係用中華書局袖珍筆記本所記；(3)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九日，係用商務印書館《自由日記》所記，內封有“胡適的日記（孟真送我的）”鋼筆字題簽；封面有“出國殘頁”紅鉛筆字題簽，當是胡適後來整理時所加的。
4. 一九四四年日記：起一月三日，訖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間間斷甚多，全年共只三十七天有記事，係用美國 Blank Book Company 印製的英文日記本所記。

二、日記正文除個別地方略有刪節外，一般均全文照錄，并酌加必要的注釋。日記內粘存的書信、手稿和剪報、圖片等，分別作如下處理：書信、詩作、未刊文稿或不易查到的已刊稿均予照錄，其

餘從略；剪報除爲日記所引用的以外，其餘從略；所附圖片亦予略去。凡略去的附件均加注說明。

三、原日記殘缺或模糊難辨之字，以□代之。明顯筆誤的校勘，以〔 〕號標明；脫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原日記正文中的注釋以及所加圓括弧（ ）悉仍其舊，眉注、旁注，以〔 〕號標明，均排在有關正文之後，并加注說明。編者注于頁末，以*號標明。

四、《藏暉室日記》原無標點，現在的標點是編者加的。其餘各年日記中的標點和行款，也經編者作了一些整理。

目 錄

藏暉室日記	(1)
己酉第五册（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二月九日）.....	(1)
庚戌第一册（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三月二十三日）.....	(9)
胡適的日記	(23)
一九二一年.....	(23)
第一册（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三十一日）	(23)
第二册（六月一日——六月三十日）	(74)
第三册（七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120)
第四册（八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	(168)
第五册（九月一日——十一月十四日）	(204)
一九二二年.....	(255)
第一册（二月四日——三月三十一日）	(255)
第二册（四月一日——四月三十日）	(301)
第三册（五月一日——七月三十一日）	(346)
第四册（八月一日——八月三十一日）	(416)
第五册（九月一日——九月三十日）	(445)
第六册（十月一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474)

一九三七年日記	(519)
一、一月一日——六月二十一日	(519)
二、七月二十日——八月二日	(571)
三、九月七日——十月十九日	(580)
一九四四年日記(一月三日——十二月 三十一日)	(595)

藏暉室日記

己酉第五冊

己酉十二月十四日——三十日
 (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二月九日)

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國公學淪亡以來，心緒灰冷，百無聊賴，凡諸前此所鄙夷不屑為之事，皆一一為之，而吾日日之記載，乃至輒筆至七八十日之久，爰以知恒之一字之不易言也。今歲云莫矣，天涯游子，寒窓旅思，凡百苦慮，無可告語，則不能不理吾舊業，而吾第五冊之日記，遂以十二月十四日開幕矣。

適之自誌

十二月十四日

上午至存厚里上課。今日授《納氏文法》第三冊之一班，以是冊已完，遂停課。

下午徐君濱來此上課。過桂梁家，桂梁令書贈妓聯，以不□書辭焉。

夏森林見訪。雲五先生見訪，談一時許，知先生來年仍留中國公學。先生詢余近況，力勸遷居，實則此間藏垢納污，萬難久處。待過此殘年，當與仲實、君墨諸君同擇地而遷也。(注)桂梁，唐維楨

字；仲實，吳恂昌字；君墨，林恕字。

是夜與亮孫及黃子高同出，購得機箋數事（亮孫，許政字）。是日讀迭更司《冰雪因緣》六冊竟。是書敘一孝女所歷身世，極悲怨蒼涼，較之前所見《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耐兒傳》等書尤佳。余前嘗以十絕句題《塊肉餘生》，他日有暇，當亦以詩題此書後也。

十五日

今日以事上午未上課。作書致橘丈。前此橘丈得汪孟鄧翁函，言吾邑教育會將舉余為東山堂長，以資整頓。余得書審度數日，今日始以書決辭之。

程瑤笙見訪。下午上課。鍾英來。意君來。仲誠來。

臨《磚塔銘》數十字。

與意君同訪橘丈。得徽郡中學監督張君一函。

五時與君墨、亮孫同至小華園，赴瑤笙先生約也。坐定，瑤笙亦至，遂同飲。八時同出至大馬路，君墨與亮孫別赴友人約，余與瑤笙同行至文明雅集吃茶，坐約一時許，瑤笙送余歸。道中互論詩文，甚歡。瑤笙先生幼年廢學，學賈十年，年二十二始發憤讀書，遂能詩文，尤工畫，專治動植礦化諸學，近日海上學者，莫能先焉。此真不易及，余對之甚愧也。

歸後，為人作一書。作書致經農，致季沆。

昨夜得鐵崖書，并附《聊報》發刊詞一篇。

十六日

上午上課。以《日本雜事詩》二冊寄保民。

下午經農、子高見過。上課。

桂梁、劍龍偕陳祥雲來。陳祥雲者，上海名伶小喜祿也，桂梁、劍龍近方從之學歌，其人溫文敦厚，無絲毫優伶習氣，亦不易覩者也。（注）劍龍，賈澂字也，河間人，外號西湖俠隱，以居武林也。

今日君墨建議，言蜀中每月初二、十六日常釀貴會飲，今日十六矣，歲莫客懷，無以排遣，遂與李繼堯、李永清、徐子端、仲實、亮孫等七人飲于雅叙園。余素不叫局，同席諸人乃慇懃仲實令以所叫伎曰趙春閣者轉薦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

酒闌人散，余與仲實以與劍龍有宿約，遂至春貴部。是夜有貴俊卿、小喜祿《汾河灣》，神情佳絕。遇鍾英、意君。

今日得二哥二書。作一片致保民。

十七日

今日亮孫歸湖州，予送之登舟。是日未上課。

讀迭更司《賊史》二冊竟。此書叙英倫賊窟，儼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也。

守璠叔來。作家書一。致程雲翁書一。致伯輝書一。致亮孫一。下午意君來，與意君同出訪友不遇，飯于天樂園。訪橋丈亦不遇。作長函致鐵崖。劍龍今日移至此間，與余等同房。

十八日

今日亦未上課。

怒剛與翁芸舫君偕來。意君來。陳祥雲來。

今日君墨與劍龍同攝戲裝《扒腊廟》合影一幀，余見獵心喜，遂

假君墨西裝衣飾攝一西裝小影。鍾英來。

是日君墨、仲實皆外出，桂梁來邀至伎家，食所謂私口菜者。九時余先行至胡希彭處，十時獨歸。得伯輝一書，雲卿一書。

十九日

意君來。得保民一書。作致保民一片，致亮孫一函。

下午與君墨、劍龍、桂梁打牌。

是夜觀劇春貴部。

二十日

是日星期。晏起，起時日亭午矣。

是日無事可記。

二十一日

連日意君皆宿于余所。

歲云莫矣，返觀今年所行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虧不少。今年盡歲迫，余乃受人敲炙，至無以償食金。昔者夏森林問我近況奚似，余答以邇來所賴，僅有三事，一曰索，索債也；二曰借，借債也；三曰質，質衣物也。此種景況，已不易過；今則并此三字而亦無之，則惟有坐斃而已耳。

連日百無聊賴，僅有打牌以自遣。實則此間君墨、仲實諸人亦皆終日困于愁城恨海之中，只得呼盧喝雉為解愁之具云爾。與意君同至長發棧晤小山君。

二十二日

建藩昨日見訪，適余不在，留字約今日五時會于奇芳。屆時余往赴之，所言卽惕銘之款。因子勤在獄，前途屢次相逼，子勤復書又無切實語，惕銘急欲一見余，故囑建藩相邀。余許以明日往見。
是夜訪希彭。得季沆一書。

二十三日

入城至縣署，詢悉子勤已出獄，聞在丹鳳樓與人談話，遂往覓之，亦不遇。復出大東門至永茂詢之，亦未歸。乃借紙筆留書而歸。

是夜至新聞報館訪惕銘。惕銘老子世故之人也，見面但以前□相逼爲言。余以誠語之，許以必爲了結。

二十四日

得保民一書。打牌。

二十五日

作快信與子勤。得保民寄來馬通伯先生文集一部。作書與節甫。夜訪節甫未遇，與觀光兄閒話而歸。

得近仁書。得家書，附張望之書。

近仁書中附數詩見懷，一爲集韋蘇州句五言一首；一爲集山谷

句絕句六首。集山谷句尤佳，錄其四首如下：

膠膠擾擾夢神遊，頗憶平生馬少游。

安得風飄隨雪水，明珠論斛煮鷄頭。

紫燕黃鸝俱好音，少年有功翰墨林。

海南海北夢不到，幾日歸來兩慰心。

夜雨何時對榻涼，坐令合眼夢湖湘。（時聞有湘鄂之行）
百書不如一見面，不用書來細作行。

但知家裏俱無恙，且作人間鵬鷁游。
何時清揚能覲面，來依絳帳馬荊州。

後三首天衣無縫，尤爲佳構。

二十六日

得子勤復書。

意君今夜回通州，余送之登舟。適行李未來，乃至長發棧小坐，晤松堂翁。十時登舟，十時半與意君爲別而歸。

讀馬通伯先生《抱潤軒集》。此君似專治《禮》者，其《爲人後辨》諸篇，說理至精闢，近代古文家一鉅子也。

二十七日

晏起。下午陳祥雲來。桂梁出家肴沽酒飲之。時諸人皆抑鬱

無俚，得酒尤易醉，計所飲只一壺，而醉者三人，桂梁、劍龍及余也。

中夜酒醒，乃不成寐，至天明始睡。

是夜本擬訪節甫，以醉故不果。

二十八日

今日已不易度矣。仲實、君墨皆奇窮，余之房金飯金亦皆未付。昨日謝卓然爲我假得五元，徐子端還我三元，今日胡希彭還我八元，然尚不足。曩日求助于亮孫、意君，亦許相助，不知有效否。

下午子勤見訪，談甚久。

夜七時訪節甫，約明日取款。余以所寫約據與之。談一時許始歸。

二十九日

陳祥雲來。謝卓然來。

意君既抵通州，遂守宿約，令其僕送二十金來，其意足感也。

打牌。夜訪節甫，取款二百五十元以歸。

三十日

晨起，命僕至質庫爲怒剛贖衣。前此余嘗告貸于怒剛，怒剛適無錢，乃質衣以應，今日已除夕，始能贖還，余負歉深矣。

至大東門永茂號訪子勤，適外出不遇。乃入城至梅溪訪惕銘。亦不遇。乃將二百元托吉門先生轉交惕銘而歸。

歸途道經一舊書肆，適肆中相問答，聞其語爲我徽音吐，詢知爲休寧人，金姓。遂入肆得《巾箱小品》四冊、《讀書樂趣》四冊、《說詩樂趣》四冊、《芸窗異草》十二冊，以一元二角購之以歸。

《巾箱小品》乃輯諸書而成，今錄其子目如下：

- 《金冬心(農)畫記五種》
- 《冬心齋研銘》九十六則
- 《鄭板橋(燮)題畫》
- 《唐詩酒籌》
- 《西廂酒令》
- 唐毓東(岱)《繪事發微》
- 沈房仲(心)《怪石錄》
- 《唐六如(寅)才子文》
- 尤西堂(侗)《香奩詠物詩》

六時子勤見訪。雲五先生見訪。

是夜在桂梁家小飲，是爲今年最後之朋友聚集。

飯後與劍龍同出，以電車至大馬路，步行至山東路口折而南，入四馬路，至福安吃茶一碗始歸。是爲今年最後之游覽。

夜歸，讀《金冬心硯銘》一卷，計九十餘種。硯銘之多，無如此君者矣。其文或頌或規，亦莊亦諧，要皆成一家言也。

客里殘年盡，嚴寒透畫簾。

霜濃欺日淡，裘敝苦風尖。

壯志隨年逝，鄉思逐歲添。

不堪頻看鏡，領下已鬚鬚。

歲莫雜感一律

藏暉室日記

庚戌第一冊(二十歲)

庚戌正月初一日——二月十三日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三月二十三日)

正月初一日

未出門。下午與劍龍、桂梁諸人打牌。
 令僕持帖至各處賀年。

初二日

上午未出門。但怒剛、淡春谷來訪。王雲五來訪。
 是日下午諸君皆外出游覽，獨余塊然獨處。作一書寄二哥，約千餘字。

是夜與劍龍觀劇春貴部，有李百歲之《拾金》，貴俊卿、小喜祿之《硃砂痣》，李順來、常春恒之《義旗令》，皆佳。

曲終，至杏苑樓，以柬邀陳祥雲來小飲，祥雲約明午飯於其家。

初三日

祥雲來邀飲，同飲者唐、林、吳、賈與余也。下午同至和記小